

科幻世界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日] 小松左京 著
高晓钢 张平 陈晓琴 译

日本沉没

（上）

销售四百余万册 日本图书销量榜第三位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日] 小松左京 著
高晓钢 张平 陈晓琴 译



上

日本沉没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NIHON CHINBOTSU by Sakyo Komatsu
Copyright © 1973 by Sakyo Komatsu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Publishers,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akyo Komatsu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沉没 / [日] 小松左京 著; 高晓钢 等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11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7-5364-5842-8

I.日… II.①小… ②高… III.科学幻想小说—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2668 号

图进字 21-2003-023 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日本沉没

著 者 [日] 小松左京
译 者 高晓钢 张 平 陈晓琴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丁大镛
特邀编辑 杨 枫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成品尺寸 203mm × 140mm
印张 17.5 字数 380千 插页 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5年11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5年11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定 价 42.00元(上、下册)

ISBN 7-5364-5842-8/I · 83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故事围绕着日本列岛展开。

小笠原群岛北部一个七十米高的小岛一夜之间沉入海底。负责调查工作的地球物理学权威田所博士与深海潜水艇驾驶员小野寺俊夫潜入海底，在七千米深的日本海沟发现了大规模的异常现象。与此同时，日本列岛上也发生了新干线工程被迫停工、高速公路大桥垮塌等事故，各地火山活动频繁、地震不断。为此，日本政府秘密召开了专家听证会，会上田所发出了日本即将沉没的警报。将信将疑的政府部门立即制定了应付紧急状态的“D-1”计划，展开了绝密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以及“京都大地震”和“东京大地震”的发生，日本面临沉没的事实越来越明朗化，日本政府不得不在“D-1”计划的基础上制定了旨在拯救日本民族的“D-2”计划。当日本沉没的消息公开时，国际社会立即展开了救援活动，同时，打探日本沉没后远东局势的情报活动也开始了。

日本列岛沉没了。流离失所的日本人开始了历史性的流浪生活。



小松左京1931年生于大阪，是日本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同时也是随笔家、采访记者兼剧作家；1962年他在《SF杂志》发表《易仙回乡记》，从此走上创作道路。

1966年发表的《在无尽长河的尽头》，使小松左京一举成名。

1973年出版的《日本沉没》，创下了上、下集400万册的销售记录，成为当年日本第一畅销书（后又由东宝公司拍成电影），并于翌年荣获第27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和第5届日本科幻文学星云奖。

1985年，他以小说《首都消失》获第6届日本科幻小说大奖。

小松左京与星新一、筒井康隆一起被誉为日本SF界的“御三家”（三大名家），1993年日本群馬县的业余天文爱好者发现的小行星便以小松左京的名字命名。



科幻世界杂志社策划制作



销售四百余万册 日本图书销量榜第三位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姚海军 主编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顾问委员会

阿 来（《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蓝仁哲（著名翻译家，四川外国语学院院长）

王逢振（著名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郭建中（著名翻译家，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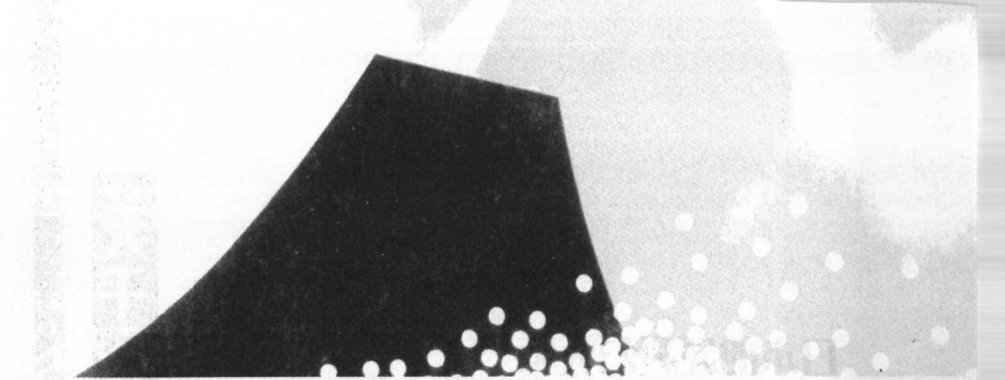
吴 岩（著名科幻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日本的硬科幻大师 ——小松左京

小松左京是日本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记者和剧作家。作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科幻作家，他曾先后六次获得日本科幻文学最高奖“星云赏”，并与星新一、筒井康隆并称为日本科幻界的“御三家”。

小松左京于1931年1月28日出生在大阪市西区京町堀，本名小松实，其父是一名机械制造商。1949年，18岁的小松左京从兵库县神户高等学校毕业，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意大利文学专业。大学期间，他参加了学校内的文学同人社团“京大作家集团”，借此与高桥和巳、三浦浩、大岛渚等多位日后知名作家相识。小松左京与高桥和巳建立起了亲密无间的友谊，两人后来一起创办过同人杂志《现代文学》和《对话》，其笔名“左京”便来源于大学时代的居住地——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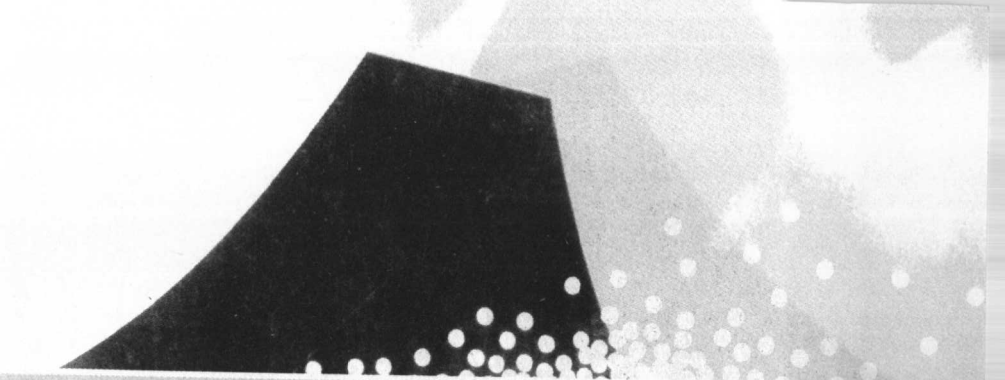




都市左京区。在此之前，他曾以“森实”（モリミノル）的笔名创作了《傻瓜伊万》（イワンの馬鹿）、《大地底海》和《我们的地球》（ぼくらの地球）三本漫画，其风格深受手冢治虫早期作品的影响。

1954年小松左京大学毕业，在三浦浩的介绍下担任了经济类杂志《Atom》（アトム）的记者，后来又做了编辑。1957年，他与山下克美结婚，并辞去了杂志社的工作，开始在父亲经营的工厂中帮忙。然而工厂持续亏损，为了还债，1959年小松左京开始为大阪电台的新闻相声节目撰写脚本。同年12月，三浦浩向他介绍了《SF杂志》（SFマガジン）的创刊号。小松左京在“读完卷首特集《危险的报酬》后，就立刻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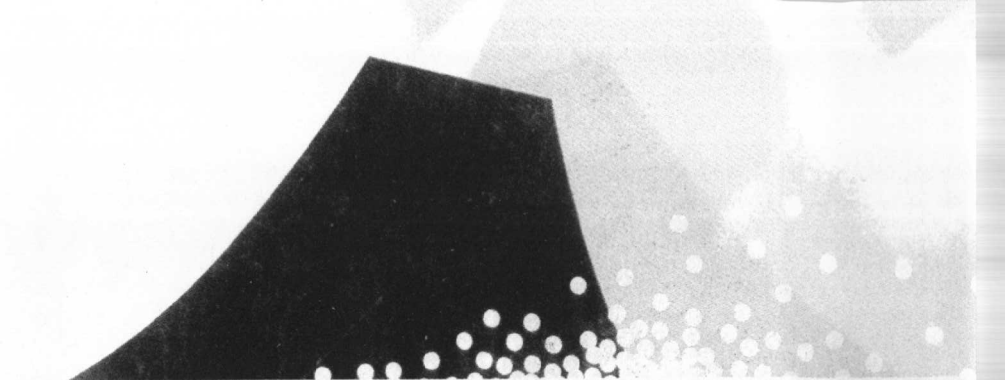
1961年，在早川书房举办的“第1届空想科学小说大赛”上，小松左京的《让大地充满和平》（地には平和）取得了“努力奖”。翌年，他以《茶泡饭的味道》（お茶漬けの味）获得该奖项的三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空缺）。同年10月，小松左京在《SF杂志》上发表了他在商业杂志上的处女作《易仙逃里记》，由此成为该杂志最主要的撰稿人之一。



此后，小松左京发表、出版了多种文体的长短篇及微型小说，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科幻界的发展。他的作品从硬科幻到闹剧科幻，甚至延伸至奇幻，所涉领域极为广阔。他的文风多样，难以一概而论之。他灵活地运用了当时的尖端科技和政治经济学知识，从构思精密的《日本沉没》（获1974年“星云赏”）、《首都消失》（获1985年“日本SF大赏”）等作品，到以下层社会为背景的《满满一杯的战争》（コップ一杯の戦争），再到取材于日本原始神话的各类作品，可以说是包括了塞伯朋克之前的所有科幻题材。

当然，小松左京作品中最为著名的，也是中国读者最为熟知的，是这本《日本沉没》。该书是日本硬科幻的扛鼎之作，发行量高达400万册，在当时创造了二战后日本小说类畅销书的最高记录。《日本沉没》中不仅包含了大量的地质学和地震学知识，体现了小松左京一丝不苟的创作作风，而且蕴藏着根植于日本国民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成了国外读者了解日本独特民族性格的鲜活读本。

1973年，由《日本沉没》改编的同名电影问世，并与小说一样在日本国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共吸



引了650万人观看，累积票房高达40亿日元。该片其深沉悲壮的力量使得全体日本人久久难以平静，而它所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也远非“灾难片”或“科幻片”三个字可以开解。

随着小松左京知名度的提高，除《日本沉没》外，《复活之日》（復活の日）、《SⅡ》（エスパイ）和《首都消失》等作品被相继搬上银幕。1982年，小松左京为了制作《再见了木星》（さよならジュピター）的电影版，成立了依奥株式会社，亲自担当了原作、制片人、编剧和总导演。

2000年，日本著名出版公司角川春树事务所为鼓励新人创作科幻，设立了“小松左京赏”，这是日本惟一一项以评选委员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项。该奖项的支持单位包括日本宇宙开发事业团、海洋科学技术中心、原子力研究所、理化学研究所等等，并且日益成为发掘、培育日本科幻创作后备力量的重要奖项。

1993年，群馬县的天文学爱好者小林隆男将新发现的小行星以“小松左京”的名字命名，这在本人尚健在的情况下实属罕见。也许在读者心中，“小松左京”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生存着的经典”了吧。



目 录

Contents

上 册

- 第一章 日本海沟·····1
- 第二章 东 京·····67
- 第三章 政 府·····137
- 第四章 日本列岛·····221

下 册

- 第五章 即将沉没的国度·····281
- 第六章 日本沉没·····460
- 结 尾 龙之死·····511



日本沉没

第一章 日本海沟

1

东京地铁八重洲站站内依然是人山人海。虽然冷气全面开放，到处都安有气帘，但热气丝毫不减。赶着去爬山、去海边的年轻人和那些利用盂兰盆节回家团聚的人流汇织在一起，使站内到处都弥漫着一股股热腾腾的汗酸味。

小野寺俊夫用手背抹了一把一直流到下颏的汗水，咧着嘴四周张望着。

梅雨季节那几天连续气温偏低，使人感觉似乎又回到了三月。气象厅发布天气预报说今年将会是冷夏，但就在梅雨季节结束前后，老天爷脸色一变，突然间竟暴热起来，特别是这些日子，气温连续超过三十五度，以至东京、大阪等一些地方有人因难耐酷热发病，甚至中暑而亡。不仅如此，困扰人们的夏季缺水问题也一直没能得到妥善解决。

距火车进站还有七八分钟。

咖啡厅里就像火锅店一般，热气沸腾，拥挤不堪，小野寺根本无意光顾。他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擦肩而过的人个个都像是通红的烤火炉，汗气冲天——有身着短袖衬衣的公司职员；也有身材矮胖，裹着平时舍不得穿的连衣裙，穿着露出脚后跟的鞋子，提着又大又重的行李，走起路来跌跌撞撞的中年妇女；还有脸腮像



煮熟的章鱼一样涨得通红，宽条纹衬衣紧裹着硕大乳房，牛仔短裤包着热烘烘的屁股，戴着飘着彩色飘带的草帽，圆圆的鼻头冒着汗珠的花季少女——与他们擦身而过时，头发的汗酸味和腋下的狐臭味混杂着扑鼻而来。

小野寺一边拨开人群，一边暗自思忖，自己大概也同这帮人一样，浑身热得黏糊糊的，散发着汗酸味儿，说不定里边还夹杂着昨晚喝了一宿的杜松子酒特有的那种怪怪的甜腻味儿……想到这些，他有点烦躁起来，猛地一抬头，发现自己竟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墙边的饮水机旁——就像是口渴的潜意识把自己带到这儿来的一样。小野寺嘴对着饮水喷头，踩下踏板，一股清凉的冷水冒了出来。

然而，小野寺并没有喝下去。他弯下身子张着嘴正要喝，眼睛却突然盯住饮水机后面的墙壁惊呆了。

墙壁上有一条裂缝，是顺着墙体垂直龟裂下去的，裂缝不宽，不太引人注意；仔细看，才会发现这条裂缝竟弯弯曲曲地一直延伸到了天花板。由于饮水机挡住了视线，下面的情况不得而知，但裂缝左右两边墙上的裂纹却迥然不同。

裂缝宽度超过一厘米，大约一点五厘米左右。

“喝完了吗？”一个带着责备口吻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站在后面的男人身材魁梧，头戴一顶礼帽，宽帽檐，缀有花边，很有些美国西部牛仔的味道。

小野寺胡乱喝了两口后连忙闪到一边。

“对不起，您请。”

但是，他正要给身后这个男子让位，对方却有意无意地挡住了他的去路。

小野寺吃惊地抬头看了看对方高出自己一头的脸。

“嘿。”

那男人大叫一声，一只拳击手套一样宽厚的巨掌铁爪一般搭在了小野寺的肩上——翘起的帽檐阴影下，现出一张晒得黝黑的脸，嬉皮笑脸地露出两排白晃晃的大牙。

“好家伙！”小野寺吓了一跳，待他回过神来，又笑道，“原来是你老兄……”

“昨天晚上的酒劲还没过去吧？”那男人——乡六郎鼻子里哼了两声，“难怪，喝起来嘎巴嘎巴地像条大鲤鱼。”

“不是那么回事。”小野寺反驳道，“不过，昨天的酒确实还真没醒。”

乡六郎没理他，自顾自弯下腰，仰脸对准了饮水机。只听见饮水机上的水桶咕咕作响，就好像是这桶水要被一口喝干。

“这是去哪儿啊？”乡六郎用布满青筋的大手左右抹了抹挂在嘴角的水珠，转身问道。

“去清水。”小野寺答道。

“还是那老本行？”乡六郎弯起手指，做了个俯冲的手势。

“嗯。你呢？”

“去滨松。你也是下趟车吧？”

“咱们好像是一趟车哟。”说着，小野寺给乡六郎看了看自己的车票。

“车快进站了。”乡六郎看了眼手表，“哎，刚才你说不是那回事，是哪回事啊？……”

“嗯？”小野寺被问得一时没回过神来。

“我说你酒没醒吧，跟个饮驴似的，你还说不是那回事，对吧？”

“噢，你是说刚才呀！”小野寺笑了，“我刚喝了一小口，就让你给吓回去了。”

“你撅着屁股好一会儿了，我当时真想往上面踹它一脚！”



“啊，”小野寺指着墙壁说，“我正在看这个呢！喏，这方面你好像是内行。”

“啊，”乡六郎伸出他那筋骨突出的粗壮手指比了一下墙缝，“就这点，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真？”小野寺追问了一句，“我是门外汉，这是不是地震造成的？”

“不，”乡六郎耸了耸肩膀，“我只是说这点小毛病，问题不大……快走，车进站了。”

来到开着冷气的餐车，小野寺顿感神清气爽了许多，他耍了杯啤酒，呷了一口，问道：“去滨松干吗，出差？”

“还是上次的那个项目。”说话间，乡六郎已经两瓶啤酒下肚，然后，煞有介事地皱起了他那张晒得像鞣皮一样的大脸。

“流线型超级特快？”

“没错，三天两头出事，工程进展不顺。”

“出什么问题了？”

列车启动了，窗外的景物跟着一起移动。不知何故，小野寺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被窗外的景物吸引住了。

火车开动的瞬间，几乎是同时，小野寺突然觉得站台上的尘土与喧杂，以及人们那一张张热得快要透不过气来的面孔竟然变得无比亲切起来。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小野寺扭过头问。不知为什么，乡六郎手里握着刚刚一饮而尽的啤酒杯，两眼只顾直勾勾地盯着酒杯中正在缓缓消失的泡沫。

“错综复杂啊，一言难尽！”乡六郎的视线仍然没离开酒杯，“眼下还不能说得太多，一旦让媒体嗅出点什么，那麻烦可就大了！总之，错综复杂。”

小野寺不再追问，又往自己的杯子里斟满了酒。

“做梦都想不到，当初的勘测会出现这么多漏洞。”乡六郎像是自言自语，“那个工段肯定得重新测量，其他地方也好不到哪儿去，漏洞严重的地段在施工过程中就会出毛病。”

“你的意思是……”

“当然，天塌不下来。不过，依我看，最近好像整个日本都在颤抖——简直就是草绳提豆腐，胆战心惊。”

“是啊。”小野寺颇有同感地附和道，“我记得你不是在搞一个叫什么共振的精密测量设备吗？”

“再来一瓶，还是回车厢？”餐车已经显得有些拥挤了。乡六郎瞥了一眼四周，答非所问地将话题岔开，“嘿，清水那儿沉了条船吧？这大热天，只有你这份差事让人羡慕呀！”

“还不是一样，有什么好羡慕的。”小野寺苦笑道，“这次是搭保安厅的船到南边去，中途顺便给那艘‘海神号’深水潜艇做一次调试。”

“那最终目的呢？”乡六郎一边起身，一边问，“还往南？”

“鸟岛东南，小笠原往北一点，”小野寺回答说，“那儿有个岛沉下去了。”

走到车厢门口，乡六郎又转身，“火山喷发弄的？”

“不是喷发，”小野寺推了一把乡六郎，乡六郎的背宽厚得有如一堵砖墙，“是无缘无故就突然消失了。”



2

小野寺在静冈和乡六郎道别，转乘上了旧东海线的列车。

赶到清水港时，捕捞松鱼的渔船都已经出海了。“海神号”潜艇盖着帆布，静静地躺在保安厅“北斗号”巡逻舰的后甲板上。

“喂……”M大学的地质学副教授幸长看见小野寺，向他招了招手，“真对不起，休假期间把你请来。”

“这就开船了吗？”小野寺看了一下手表，略显困惑。“北斗号”上绞车的转筒声和锚链的“轧轧”声混在一起，完全是一副准备拔锚起航的架势。

“出发时间提前了。”幸长副教授望着码头说，“‘海神号’的行踪不能让报社打探到，不然可就有大麻烦了。”

“他们不是都跑到气象观测船那边去了吗？”小野寺“噗哧”一声笑了起来，“听说A报对这件事的兴趣挺大，专门从航空公司租了条飞艇。”

“小题大做。”幸长副教授耸了耸肩。他的专业是海洋地质学，虽然经常跑船，但皮肤却一点也没晒黑，身体也是绝对地棒，“真看不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又有多大作用？还不是一样的一头雾水！”

“反正夏天也是新闻淡季，”小野寺没有附和，“持续暴热，到处缺水，山里、海边又是挤得一塌糊涂，弄得人连看报纸的兴趣都没了。”